出三藏記集傳上卷第十三　定　華

釋僧祐撰

禪燕山禪昌寺常住
常住

安世高傳第一
支讖傳第二
安玄傳第三
康僧會傳第四
朱士行傳第五
支謙傳第六
竺法護傳第七
竺叔蘭傳第八
尸梨蜜傳第九
僧伽跋澄傳第十
曇摩難提傳第十一
僧伽提婆傳第十二

安世高傳第一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政后之太子也幼懷淳孝敬養竭誠惻隱之仁爰及蠢類其動言立行若踐規矩焉加以志業聡敏刻意好學外國典籍莫不該貫七曜五行之象風角雲物之占推步盈縮悉窮其變兼洞曉醫術妙善鍼脉覩色知病投藥必濟乃至鳥獸鳴呼聞聲知心於是儁異之名被於西域遠近隣國咸敬而偉之

占推步盈縮悉窮其變兼洞曉醫
術妙善鍼脉覩色知病投藥必濟乃

至鳥獸嗚呼聞聲知心於是儁異之
名被於西域遠近隣國咸敬而律之
世高雖在居家而奉戒精峻講集法
施與時相續後王薨將嗣國位乃深
悟苦空猒離名器行服既畢遂讓國
與叔出家修道博綜經藏尤精阿毗
曇學諷持禪經略盡其妙既而遊方
弘化遍歷諸國以漢桓帝之初始到
中夏世高才悟幾敏一聞能達至止
未久即通習華語於是宣譯衆經改
胡為漢出安般守意陰持入經大小
十二門及百六十品等初外國三藏
衆護撰述經要為二十七章世高乃
剖析護所集七章譯為漢文即道地
經也其先後所出經凡四十五部義
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
野凡在讀者皆亹亹而不惓焉世高
窮理盡性自識宿緣多有神跡世莫
能量初世高自稱先身已經為安息
王子與其國中長者子俱共出家分
衛之時施主不稱同學輙怒世高屢
加呵責同學悔謝而猶不悛如此
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

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進不在
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

加呵責同學悔謝而猶不悛改如此
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
出三藏記集傳上卷第十三　第三丈　長
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進不在
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
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
寇賊大乱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
曰真得汝矣世高笑曰我宿命負卿
故遠来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
意也遂申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煞
之觀者填路莫不駭其奇異既而神
識還為安息王太子即名世高時身
也世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
之末關洛擾乱乃杖錫江南云我當
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䢵亭湖廟此
廟舊有靈驗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
各無留滯常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
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
莫不懾影世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
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
上客咸共驚愕請世高入廟神告世
高曰吾昔在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
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䢵亭湖
神周迴千里並吾所統以布施故珍
玩無數以瞋恚故墮此神中今見同
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
出三藏記集傳上卷第十三　第四丈　東
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空
澤中也此身滅恐墮地獄吾有絹千

玩無數以瞋恚故墮此神中今見同
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

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空
澤中也此身滅恐墮地獄吾有絹千
疋并雜寶物可為我立塔營法使生
善處也世高曰故來相度何不見形
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世高曰但
出衆不恠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
蟒虵至世高膝邊淚落如雨不知尾
之長短世高向之胡語傍人莫解蟒
便還隱世高即取絹物辝別而去舟
侶颺帆神復出蟒身登山頂而立衆
人擧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
章即以廟物造立東寺世高去後神
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世高
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世高謂船人
曰向之少年即䢼亭廟神得離惡形
矣於是廟神歇殊無復靈驗後人於
西山澤中見一死蟒頭尾相去數里
今尋陽郡虵村是其處也於是頎到
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年時少年尚
在年已六十餘世高徑投其家共說
昔日償對時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
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
州客深悟世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

前愆厚相資供乃隨世高東行遂達
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有鬪者亂相

去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
州客深悟世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

前愆厚相資供乃隨世高東行遂達
會稽至便入市政值市有鬪者乱相
毆擊誤中世高應時命終廣州客頻
驗二報遂精懃佛法具說事緣遠近
聞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高
本既王種名高外國所以西方賔旅
猶呼安侯至今為号焉天竺國自稱
書為天書語為天語音訓詭蹇與漢
殊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唯世高出
經為群譯之首安公以為若及面稟
不異見聖列代明德咸讃而思焉

支讖傳第二

支讖本月支國人也操行淳深性度
開敏稟持法戒以精勤著稱諷誦群
經志存宣法漢桓帝末遊于洛陽以
靈帝光和中平之間傳譯胡文出般
若道行品首楞嚴般舟三昧等三經
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部經以歲
久無録安公校練古今精尋文體云
以讖所出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
不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
後不知所終沙門竺朔佛者天竺人
也漢桓帝時亦賷道行經来適洛陽

即轉胡為漢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
棄文存質深得經意朔又以靈帝光

後不知所終沙門竺朔佛者天竺人
也漢桓帝時亦齎道行經来適洛陽
即轉胡為漢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
出三藏記集傳上卷第十三　第六丈
棄文存質深得經意朔又以霊帝光
和二年於洛陽譯出般舟三昧經時
識為傳言河南洛陽孟福張蓮筆受
時又有支曜譯出成具光明經云

安玄傳第三

安玄安息國人也志性貞白深沈有
理致為優婆塞秉持法戒豪釐弗虧
博誦群經多所通習漢霊帝末遊賈
洛陽有功号騎都尉性虚静温恭常
以法事為己務漸練漢言志宣經典
常與沙門講論道義世所謂都尉言
也玄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
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音正盡經
微旨郢匠之美見述後代佛調臨淮
人也綺年頴悟敏而好學信慧自然
遂出家修道通譯經典見重於時世
稱安侯都尉佛調三人傳譯号為難
継佛調又撰十慧並傳於世安公稱
佛調出經省而不煩全本妙巧又有康
孟詳者其先康居人也譯出中本起
安公稱孟詳出經弈弈流便足騰玄
趣後有沙門維祇難者天竺人也以
出三藏記集傳上卷第十三　第七丈肆
孫權黄武三年齎曇鉢經胡本来至

趣後有沙門維秖難者天竺人也以

孫權黃武三年賫曇鉢經胡本来至
武昌曇鉢即法句經也時支謙請出
經乃令其同道竺將炎傳譯謙寫為
漢文將炎未善漢言頗有不盡然志
存義本近於質實今所傳法句是
也白延者不知何許人魏正始之末
重譯出首楞嚴又須賴及除灾患經
凡三部云

康僧會傳第四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
因商賈移于交阯會年十餘歲二親
並亡以至性聞既而出家礪行甚峻
為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練
三藏博覽六典天文圖緯多所貫涉
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稱制江
左而未有佛教會欲運流大法乃振
錫東遊以赤烏十年至建業營立茅
茨設像行道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
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曰
昔聞漢明夢神号稱為佛彼之所事
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
會曰如来遷跡忽逾千載遺骨舍利
神曜無方昔阿育起塔乃八万四千

夫塔寺之興所以表遺化也權以為

會曰如來遷跡忽逾千載遺骨舍利
神曜無方昔阿育起塔乃八万四千

夫塔寺之興所以表遺化也權以為
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為造
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
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
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絜齋靜室以
銅瓶加几燒香礼請七日期畢寂然
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
誑也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
聽會曰法雲應被而吾等无感何假
王憲當誓死為期耳三七日暮猶無
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
鏘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
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燄照燿瓶上
權手自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
破碎權肅然驚起曰希有之瑞也會
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
乃劫燒之火不能燋金剛之杵不能
壞矣權命取鐵搥砧使力士擊之砧搥
並陷而舍利無異權大嗟服即為建
塔以始有佛寺故曰建初寺因名其
地為佛陁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
孫皓昏虐欲燔塔廟群臣僉諫以為
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

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皓悟遣張
昱詣寺詰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

孫晧會虐欲燒塔廟群臣僉諫以爲
佛之威力不同餘神康會感瑞大皇

廿三 歷說集傳上卷 第十三 第九丈 炅

創寺今若輕毀恐貽後悔晧遣張
昱詣寺詣會昱雅有才辯難問縱橫
會應機騁辭文理交出自旦至夕昱
不能屈既退會送于門時寺側有婬
祀者昱曰玄化既孚此輩何故近而
不革會曰震霆破山聾者不聞非音
之細苟在理通則万里懸應如其阻
塞則肝膽楚越昱還歎會才明非臣
所測願天鑒察之晧大集朝賢以馬
車迎會會就坐晧問曰佛教所明善
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主以
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星見仁德
育物則醴泉涌而嘉禾出善既有瑞
惡亦如之故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
爲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惡餘
殃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
佛教之明訓也晧曰若然則周孔已
明之矣何用佛教會曰周孔雖言略
示顯近至於釋教則備極幽遠故行
惡則有地獄長苦脩善則有天宮永
樂舉茲以明勸沮不亦大哉晧乃服
晧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
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中得

廿三 歷說集傳上卷 第十三 第十丈 炅

一立金像高數尺以呈晧晧使著廁

晧雖聞正法而昏暴之性不勝其虐
後使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中得

一立金像高數尺以呈晧晧使著廁
前至四月八日晧至廁汙穢像云灌
佛訖還與諸臣共笑為樂未暮陰囊
腫痛叫呼不可堪忍太史占言犯大
神所為群臣禱祀諸廟無所不至而
苦痛弥劇求死不得綵女先有奉法
者聞晧病因問訊云陛下就佛圖中
求福不晧舉頭問佛神大耶綵女荅
佛為大聖天神所尊晧心遂悟具語
意故綵女即迎像著殿上香湯洗數
十過燒香懺悔晧於枕上叩頭自陳
罪逆有頃所痛即閒遣使至寺問訊
諸道人能說經者令來見僧會即隨
使入晧問罪福之因會具為敷析辭
甚精辯晧先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
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秘禁不可輕宣
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
十事行步坐起皆願衆生晧見慈願
致深世書所不及益增善意即就會
受五戒旬日疾瘳乃修治會所住寺
号為天子寺宣勅宮內宗室群臣莫
不必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晧性
凶麁不及妙義唯敘報應近驗以開

諷其心焉會於建初寺譯出經法阿

不必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
凶麁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驗以開

諷其心焉會於建初寺譯出經法阿
難念弥經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王經
道品及六度集並妙得經體文義允
正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三經并
製經序辞趣雅贍義旨微密並見重
後世會以晉武帝太康元年卒

朱士行傳第五

朱士行潁川人也志業清粹氣韻明
烈堅正方直勸沮不能移焉少懷遠
悟脫落塵俗出家以後便以大法為
己任常謂入道資慧故專務經典初
天竺朔佛以漢靈帝時出道行經譯
人口傳或不領輙抄撮而過故意義
首尾頗有格㝵士行常於洛陽講小
品往往不通每歎此經大乘之要而
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迎大品遂以
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既
至于闐果寫得正品梵書胡本九十
章六十万餘言遣弟子不如檀晉言
法饒凡十人送經胡本還洛陽未發
之間于闐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
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乱正典王為
地主若不禁之將斷大法聾盲漢地

王之咎也王即不聽賫經士行憤慨
乃求燒經為證王欲試驗乃積薪殿

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乱正典王為
地主若不禁之將斷大法聾盲漢地

王之咎也王即不聽賚經士行憤慨
乃求燒經為證王欲試驗乃積薪殷
庭以火燔之士行臨階而誓曰若大
法應流漢地者經當不燒若其無應
命也如何言已投經火即為滅不損
一字皮牒如故大衆駭服稱其神感
遂得送至陳留倉垣水南寺河南居
士竺叔蘭善解方言譯出為放光經
二十卷士行年八十而卒依西方闍
維法薪盡火滅而尸骸猶全衆咸
驚異乃呪曰若真得道法當毀壞應
聲碎散遂斂骨起塔焉

支謙傳第六

支謙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支人也祖
父法度以漢霊帝世率國人數百歸
化拜率善中郎將越年七歲騎竹馬
戯於隣家為狗所齧脛骨傷碎隣人
欲殺狗取肝傅瘡越曰天生此物為
人守吠若不往君舍狗終不見齧此
則失在於我不關於狗若殺之得差
尚不可為况於我無益而空招大罪
且畜生無知豈可理責由是村人數
十家感其言悉不復殺生十歲學書

同時學者皆伏其聡敏十三學胡書

且畜生無知豈可理責由是村人數
十家感其言悉不復殺生十歲學書
出三藏記集傳上卷第十三　第十三張
同時學者皆伏其聰敏十三學胡書
備通六國語初桓靈世支讖譯出法
典有支亮紀明資學於讖謙又受業
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究練世間藝術
多所綜習其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
而精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
形體雖細是智囊其本奉大法精練
經旨獻帝之末漢室大乱與鄉人數
十共奔於吳初發日唯有一被有一
客隨之大寒無被越呼客共眠夜將
半客奪其被而去明旦同侶問被所
在越曰昨夜為客所奪同侶咸曰何
不相告荅曰我若告發卿等必以劫
罪罪之豈宜以一被而煞一人乎遠
近聞者莫不歎服後吳主孫權聞其
博學有才慧即召見之因問經中深
隱之義應機釋難無疑不折權大悅
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甚加寵秩越
以大教雖行而經多胡文莫有解者
既善華戎之語乃收集眾本譯為漢
言從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
詰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二十
七經典得聖義辭旨文雅依無量壽
出三藏記集傳上卷第十三　第十四張
中本起經製讚菩薩連句梵唄三契
注了本生死經皆行於世後太子登

詰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二十
七經典得聖義辭旨文雅依無量壽

出三藏記集傳上卷第十三　第十四丈

中本起經製讚菩薩連句梵唄三契
注了本生死經皆行於世後太子登
位遂隱於穹隘山不交世務從竺法
蘭道人更練五戒凡所遊從皆沙門
而已後卒於山中春秋六十吳主孫
亮與衆僧書曰支恭明不救所疾其
業履冲素始終可高為之惻愴不能
已已其為時所惜如此

竺法護傳第七

竺法護其先月支人也世居燉煌郡
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高座為師
誦經日万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操
行精苦篤志好學万里尋師是以博
覽六經涉獵百家之言雖世務毀譽
未常介於視聽也是時晉武帝之世
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
在西域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
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
有六書亦口又之護皆遍學貫綜古訓
音義字體無不備曉遂大賫胡本還
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
以晉文所獲大小乘經賢劫大哀法

出三藏記集傳上卷第十三　第十五丈

華普耀等凡一百四十九部孜孜所
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譯寫勞不告

以晉文所獲大小乘經賢劫大哀法
華普耀等凡一百四十九部孜孜所
出三藏記集傳上卷第十三 第十五丈 財
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譯寫勞不告
惓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
護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間有清
澗恒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慢其側
水俄頃而燋護乃徘徊歎曰水若永
竭真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終而
泉流出滿澗其幽誠所感皆此類也
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於
是德化四布聲蓋遠近僧徒千數咸
來宗奉時有沙弥竺法乘者八歲聡
慧依護為師関中有甲族欲奉大法
試護道德偽往告急求錢二十万護
未有荅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即語客
曰和上意已相許矣客退乘曰觀此
人神色非實求錢將以觀和上道德
何如耳護曰吾亦以為然明日此客
率其一宗百餘口詣護請受五戒具
謝求錢意於是四方士庶聞風嚮集
宣隆佛化二十餘年後值惠帝西幸
長安関中蕭條百姓流移護與門
徒避地東下至昆池遘疾卒春秋七
十有八後孫興公製道賢論以天竺
七僧方竹林七賢以護比山巨源其
出三藏記集傳上卷第十三 第十六丈 其
論云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
二公風德高遠足為流輩其見美

七僧方竹林七賢以護比山巨源其

出三藏記集傳上卷第十三　第十六丈　琪

論云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
二公風德高遠足為流輩其見美後
代如此初護於西域得超日明經胡
本譯出頗多繁重時有信士聶承遠
乃更詳正文偈刪為二卷今之所傳
經是也承遠明練有才理篤志清務
護公出經多參正焉惠懷之際有沙
門法炬者不知何許人譯出樓炭經
炬與沙門法立共出法句喻及福田
二經法立又訪得胡本別譯出百餘
首未及繕寫會病卒尋值永嘉擾乱
滅不存

竺叔蘭傳第八

竺叔蘭本天竺人也祖父婁陀篤志
好學清簡有節操時國王無道百姓
思乱有賊臣將兵得罪懼誅以其國
豪呼與共反婁陀怒曰君出於微賤
而任居要職不能以德報恩而反為
逆謀乎我寧守忠而死不反而生也
反者懼謀泄即煞之而作乱婁陀子
達摩尸羅齊言法首先在他國其婦
兄二人並為沙門聞父被害國內大
乱即與二沙門奔晉居于河南生叔

出三藏記集傳上卷第十三　第十七丈　良

蘭叔蘭幼而聰辯從二舅諮受經法

兄二人並為沙門聞父被害國内大
乱即與二沙門奔晉居于河南生叔
出三藏記集傳上卷第十三　第十七丈　良
蘭叔蘭幼而聰辯從二舅諮受經法
一聞而悟善胡漢語及書亦兼諸文
史然性頗輕躁遊獵無度常單騎逐
鹿值虎墮馬折其右臂久之乃差後
馳騁不已母數呵諫終不改為之蔬
食乃止性嗜酒飲至五六斗方暢常
大醉卧於路傍仍入河南郡門喚呼
吏録送河南獄時河南尹樂廣與賓
客共酣已醉謂蘭曰君僑客何以學
人飲酒叔蘭曰杜康釀酒天下共飲
何以僑舊廣又曰飲酒可尓何以狂
乱乎荅曰民雖狂而不乱猶府君雖
醉而不狂廣大呼時坐客曰外國人
那得面白叔蘭曰河南人面黑尚不
疑僕面白復何怪耶於是賓主歎其
機辯遂釋之頃之無疾暴亡三日還
蘇自說入一朱門金銀為堂見一人
自云是其祖父謂叔蘭曰吾修善累
年今受此報汝罪人何得来耶時守
門人以杖駈之入竹林中見其獵者
為鷹犬所啄齧流血號叫求救於叔
蘭叔蘭走避數十步值牛頭人欲叉
之叔蘭曰我累世佛弟子常供二沙
出三藏記集傳上卷第十三　第十八丈　尉
門何罪見治牛頭人荅此雖受福不

蘭叔蘭走避數十步僮牛頭人欲叉
之叔蘭曰我累世佛弟子常供二沙
門何罪見治牛頭人荅此雖受福不
關犒罪餓而見其兩舅来語牛頭曰

我等二人恒受其供惡少善多可得
相免遂隨道人歸既而還蘇於是改
節修慈専志經法以晉元康元年譯
出放光經及異維摩詰十餘万言既
學兼胡漢故譯義精允後遭母難三
月便欲葬有隣人告曰令歳月不便
可待来年叔蘭曰夫生者必有一死
死者不復再生人神異塗理之然也
若使亡母捿盡有地則烏鳥之心畢
矣若待来年恐逃走無地何暇奉營
乎遂即葬畢明年石勒果作乱寇賊
縱横因避地奔荊州後無疾忽告知
識曰吾將死矣數日便卒識者以為
知命

尸梨蜜傳第九

尸梨蜜西域人也時人呼之為高座
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
弟闇軌太伯既而悟心天啓遂為沙
門蜜天資高朗風骨邁舉直尓對之
便自卓出於物永嘉中始到此土止
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為

吾之徒也由是名顯太尉庾元冰光
祿周伯仁太常謝幼輿廷尉桓

便自卓出於物永嘉中始到此土止
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為

吾之徒也由是名顯太尉庾元亮光
祿周伯仁太常謝幼輿廷尉桓茂倫
皆一代名士見之終日累歎披衿致
契導嘗詣蜜蜜解帶偃伏悟言神解
時尚書令卞望之亦與蜜致善卞斂
衿飭容端坐對之諸公於是歎其精
神灑厲皆得其所桓廷尉嘗欲為蜜
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梨蜜可稱卓
朗於是桓乃咨嗟絕歎以為標題之
極大將軍王處沖時在南夏聞王周
諸公器重蜜疑以為失鑒既見乃振
欣奔至一面便盡周顗為僕射領選
臨入過視蜜乃撫背而歎若使太平
世盡得選此賢眞令人無恨俄而
顗遇害蜜往省其孤對坐作胡唄三
契梵響凌雲誦呪數千言聲高韻暢
顏容不變既而揮涕收淚神氣自若
其哀樂廢興皆此類也王公嘗謂蜜
外國正當有君一人而巳耳蜜笑而
荅曰若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
當時以為當言蜜性高簡不學晉語
諸公與之語言蜜因傳譯然而神領
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拔

悟得非常蜜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

諸公與之語言蠻國傳譯然而神領
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拔

悟得非常蜜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
江東未有呪法蜜傳出孔雀王諸神
呪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傳響
于今年八十餘咸康中卒諸公聞之
痛惜流涕宣武桓公常云少見高座
稱其精神淵者當年出倫其為名士
所歎如此

僧伽跋澄傳第十

僧伽跋澄罽賓人也毅然有淵懿之
量歷尋名師修習精詣博覽衆典特
善數經闇誦阿毗曇毗婆沙貫其妙
旨常浪志遊方觀風弘化符堅之末
來入關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廣禪數
之學甚盛既至長安咸稱法匠焉堅
祕書郎趙政字文業博學有才章即
堅之琳鏑也崇仰大法常聞外國宗
習阿毗曇毗婆沙而跋澄諷誦乃四
事礼供請譯梵文遂共名德法師道
安集僧宣譯跋澄口誦經本外國沙
門曇摩難提筆受為胡文佛圖羅
剎宣譯秦沙門智敏筆受為漢文以
僞建元十九年譯出自孟夏至仲秋
方訖初跋澄又賫婆須蜜胡本自隨

明年趙政復請出之跋澄乃與曇摩
難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執胡本秦

爲建元十九年譯出自孟夏至仲秋
方訖初跋澄又賷婆須蜜胡本自隨
明年趙政復請出之跋澄乃與曇摩
難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執胡本秦
沙門佛念宣譯慧嵩筆受安公法
和對共校定故二經流布傳學迄今
跋澄戒德整峻虛靜離俗關中僧衆
則而象之後不知所終佛圖羅刹者
不知何國人德業純白該覽經典久
遊中土善閑漢言其宣譯梵文見重
符世焉

曇摩難提傳第十一

曇摩難提兜佉勒人也齠歲出家聦
慧夙成研諷經典以專精致業遍觀
三藏闇誦增一中阿鋡經博識洽聞
靡所不綜是以國內遠近咸共推服
少而觀方遍涉諸國常謂弘法之體
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寶東遊
以符堅建元二十年至于長安先是
中土群經未有四鋡堅侍臣武威太
守趙政志深法藏乃與安公共請出
經是時慕容中已叛起兵擊堅關中
騷動政於長安城內集義學僧寫出
兩經佛念傳譯慧嵩筆受自夏迄春
綿歷二年方訖與二阿鋡凡一百卷自
經流東夏迄于符世卷數之繁唯此
爲廣難提學業既優道譽甚盛堅

兩經佛念傳譯慧嵩筆受自夏迄春
綿歷二年方訖具二阿鋡凡一百卷自

經流東夏迄于符世卷數之繁唯此
為廣難提學業既優道聲甚盛堅
屢礼請厚致供施在秦積載後不知
所終竺佛念涼州人也志行弘美辯
才辯贍博見多聞識風俗家世河西
通習方語故能交譯戎華宣法關渭
符姚二代常參傳經二鋡之具盖其
功也

僧伽提婆傳第十二

僧伽提婆罽賓人也姓瞿曇氏入道
修學遠求明師兼通三藏多所誦持
尤善阿毗曇心洞其纖旨常誦三法
度晝夜嗟味以為道之府也為人儁
朗有深鑒儀止温恭務在誨入恂恂
不怠符氏建元中入關宣流法化初
安公之出婆須蜜經也提婆與僧伽
跋澄共執梵文後令曇摩難提出二
阿鋡時有慕容之難戎世建法倉卒
未練安公先所出阿毗曇廣說三法
度等諸經凡百餘万言譯人造次未
善詳審義旨句味往往愆謬俄而安
公棄世不及改正後山東清平提婆
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洛陽四五

年間研講前經居華歲積轉明漢語
方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和歎恨

之尋世不及改正後山東清平提婆
乃與冀州沙門法和俱適洛陽四五
年間研講前經居華歲積轉明漢語

方知先所出經多有乖失法和歎恨
未定重請譯改乃更出阿毗曇及廣
說先出衆經漸改定焉頃之姚興王
秦法事甚盛於是法和入關而提婆
度江先是廬山慧遠法師翹勤妙典
廣集經藏虛心側席延望遠賓聞其
至止即請入廬岳以太元十六年請
譯阿毗曇心及三法度等經提婆乃
於波若臺手執胡本口宣晉言去
華存實務盡義本今之所傳蓋其文
也至隆安元年遊于京師晉朝王公
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軍
東亭侯王珣雅有信慧住持正法
建立精舍廣招學衆提婆至止珣
即迎請仍於其舍講阿毗曇名僧畢
集提婆宗致既精辭旨明析振發義
奧衆咸悅悟時王珣僧等亦在聽坐
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綱道人阿字
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小未精覈
耳其敷演之明易啓人心如此其年
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四十餘人更
請提婆於其寺譯出中阿鋡罽賓沙

門僧伽羅叉執胡本提婆翻爲晉言
至來夏方訖其在關洛江左所出衆

至隆安元年遊于京師晉朝王公
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軍
東亭侯王珣雅有信慧住持正法
建立精舍廣招學衆提婆至止珣
即迎請仍於其舍講阿毗曇名僧畢
集提婆宗致既精辭旨明析振發義
奧衆咸悅悟時王珣僧等亦在聽坐
後於別屋自講珣問法綱道人阿字
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小未精覈
耳其敷演之明易啓人心如此其年
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四十餘人更
請提婆於其寺譯出中阿鋡罽賓沙 第廿張
門僧伽羅叉執胡本提婆翻為晉言
至来夏方訖其在關洛江左所出衆
經垂百餘万言歷遊華戎備悉風俗
從容機警善於談笑其道化聲譽莫
不聞焉未詳其卒歲月提婆或作提
和盖音訛故不同云

出三藏記集傳上卷第十三